三家詩遺說考

三家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一

鹿鳴

承筐是將

薛君章句曰承受也文選廿六盧諶贈劉琨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承猶奉也奉受義亦相成說文云承奉也受也此兼採毛韓之訓左氏成十六年傳使行人執榼承飲注承奉也又襄二十五年傳承飲而進獻注承飲奉飲此皆與毛傳訓

同禮記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注承猶受也國策齊策而晚承魏之弊注承受也此皆與韓詩訓同又易婦妹女承筐无實虞翻注云自下受上曰承則詩之承筐從韓詩訓受於義爲長

補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庭

補又永平九年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補三國志曹植疏遠慕鹿鳴君臣之宴

視民不恌

補玉篇人部詩云視民不佻佻偷也

喬樅謹案毛詩佻字作恌傳云愉也張平子東京賦作示民不偷平子用魯詩者玉篇所引是據韓詩之文

食野之苹

補玉篇艸部苹蕢苹也詩曰食野之苹

喬樅謹案毛傳云苹草也不言是黃苹玉篇蓋據韓詩之說

四牡

周道威夷

【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文選十潘岳西征賦注○又廿金谷集詩注廿一秋胡詩注五十六陸倕石闕銘注同

【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文選十一孫綽天台山賦注

案文選二十七顏延年北使洛詩注引誤作倭遲又卷十八嵇康琴賦注引作倭夷

喬樅謹案釋文云韓詩作倭夷倭字疑涉上文毛詩而誤毛傳云倭遲歷遠之貌馬瑞辰曰廣雅隇陝險也義本韓詩威夷猶言鍡鑸說文廣雅竝云鍡鑸不平也不平故爲險險阻者必邪曲天台山賦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威

夷承九折言正狀其邪曲也說文逶字注云逶迤衺去之貌音義與威夷竝相近邪曲則必紆遠故義又轉爲長文選謝元暉詩威紆距遥甸李善注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顏延年秋胡行行路正威遲李注引毛傳倭遲歷遠貌又引韓詩周道威夷其義同是知毛韓字雖異而音義竝相近倭威遲夷四字古音同部故通用倭通作威猶委虒通作威夷也爾雅威夷長脊而泥郎說文委虒虎之有角者也遲通作夷猶陵遲通作陵夷也漢書地理志注引詩周道郁夷倭郁二字雙聲故亦

通用

不遑啟處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啟處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韓詩外傳七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皇皇者華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詩攷

韓詩外傳七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愼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

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溼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喬樅謹案說文及國語晉語並引作莘莘與詩攷引韓詩同今本外傳引詩作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則在大雅烝民矣今本誤也茲從詩攷訂正

原隰捊矣

〔補〕玉篇手部詩曰原隰捊矣捊聚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捊本亦作裒今毛詩字作裒則捊乃韓詩之異文也

夫移

〔韓詩序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呂氏讀詩記十七

夫移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同上

〔藝文類聚八十九〕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之失道

夫移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案藝文類聚引詩直作夫栘此必韓詩也呂氏讀詩記引韓詩序夫栘燕兄弟也云當卽據歐陽率更所引今本藝文類聚不言韓詩序葢文脫耳

喬樅謹案韓詩序與毛氏同夫栘毛詩作常棣萼不煒煒毛詩作鄂不韡韡傳云常棣栘此據釋文或作本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是常棣一名栘卽夫栘也棣有赤白二種說文以棣爲白棣則栘爲赤棣矣鄂卽萼之叚借毛傳言鄂鄂然外發者取咢布之意鄭箋云承華者曰鄂則是以鄂爲花萼用韓詩爲說煒煒亦光明

之貌莫不煒煒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說文云韡韡盛貌盛義與光明相成煒煒蓋韡韡之叚借范氏補傳云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故作是詩蓋閔之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

韓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醧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文選六魏都賦張載注

韓詩內傳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升堂者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初學記十四

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

文選一班固東都賦注

喬樅謹案賓毛詩作饋䭆毛詩作飫傳云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者謂之飫段氏玉裁曰傳當作飫燕私也脫屨升堂謂之飫毛謂飫乃䭆之叚借非國語之飫也故足之曰脫屨升堂謂之飫即蹲之跣而上坐謂之宴也宴䭆是一事言宴而䭆在其中矣以詩爾雅之飫別國語之飫以脫屨升坐說爾雅之私此毛義也馬瑞辰曰飫私與立飫當是二義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此立飫之禮大於燕者也

飫說文作餀云餀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餀又云醧宴私飲也此用韓詩字醧又通作䤩廣韻䤩能者飲不能者止也此飫私之飫與燕異名同實也立飫以立爲禮飫燕則坐立飫不脫屨而升堂飫私則跣飫私當以韓詩作醧爲正字角弓詩如食宜饇毛傳饇飽也據廣韻飫飽厭也彼饇卽飫之叚借此詩又叚飫爲饇韓詩亦分立飫及飫私爲二義其所云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與毛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合此立飫之禮也又曰跣而升堂謂之宴能者飲不能

者已謂之饇此飫私之義以飫飽爲度者也毛傳既曰飫私也又曰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蓋廣異義不云一曰者省文耳段知飫私非創立飫而以毛傳不脫屨升堂不爲衍字其說未確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補 三國志曹植疏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韓詩曰耽樂之甚者也釋文

喬樅謹案耽毛詩作湛耽湛皆媅字之叚借說

文媅樂也媅又作妉爾雅釋詁妉樂也華嚴經音義上云聲類媅作妉一切經音義四媅古文妉同是也耽字本義說文訓爲耳大垂湛字本義說文訓爲沒皆以音同叚借爲媅樂字據韓詩云樂之甚也則從甚作媅者爲正妉字乃其或體耳

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伐木

〔韓詩序〕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文選廿二謝混遊西池詩注

〔韓詩〕曰饑者歌食勞者歌事初學記十五○御覽五百七十三

喬樅謹案詩攷載文選注引伐木廢云云以爲韓詩序攷文選注二十二引但云韓詩然據文選十六閒居賦注引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足證伐木廢云云亦爲詩序也此詩毛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傳於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云興也今據韓詩言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則是韓

以伐木爲賦與毛傳以伐木爲興者義異箋云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鄭君以此章爲逹本文王少時求友之事蓋據韓詩爲說

相彼鳥矣

〔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文選廿顏延年曲水詩注○又十三鸚鵡賦注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韓詩外傳九〕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鍾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

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鹵焉吾田期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補三國志曹植疏下思伐木友生之義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補馮衍杯銘樂則思舊燕則思懽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六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

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

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

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

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喬樅謹案毛詩叙云天保下報上也鄭忠允據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逸周書云定天保依天實自洛汭延於伊汭云云遂疑此詩為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義即用其說胡承珙曰案史記周書所云天保不過謂天之保周與詩篇名偶同耳詩前三章皆稱天保者如召誥所云天廸從子保天廸格保也韓詩外傳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其義自精若潛夫論愼微篇作天祿定

爾此乃轉寫字譌何氏列爲異文誤矣

無不爾或承

韓詩章句曰承受也（文選盧諶詩注）

喬樅謹案承毛傳無訓鄭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鄭意是以承訓繼據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承繼也此詩毛義當同與韓詩訓承爲受說異焉瑞辰曰承者引也引者伸也導也坊記承子以授壻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

即引也此總上如月之恒四句而言四如字皆狀形容福之久長且盛無不惟爾是引猶第三章以莫不興以莫不增亦總如山如阜之句而言不專以以莫不增承如川之方至也箋以承爲松柏之青青相承失之矞樅謂馬以無不爾或承句總上如月之恒四者其說是已然訓承爲引轉引之訓爲伸取義迂曲不如從韓詩訓受爲善假樂詩言受介福無疆桑扈詩言受福不那此詩承上章貽爾多福言之以四者頌美其多福故言無不爾或承儀禮少牢饋食禮曰承

攷多爾無彌于女孝孫意亦猶是也

采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章句曰依依盛貌文選潘安仁金谷集作詩注○又廿七謝元暉休沐重還道中詩注

韓詩曰昔始也釋文

喬樅謹案昔字訓始又訓爲終廣雅釋詁云昔始也義本韓詩老子昔之得一者王注亦訓昔爲始呂覽任地孟夏之昔注云昔終也此如爾雅以落訓死又訓始以相反而爲義也依依毛

詩無傳馬瑞辰曰據車舝詩依彼平林傳云依木茂貌則依依亦當訓盛與韓詩同依殷古同聲依依猶殷殷亦盛也

出車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韓詩外傳七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

汝即東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深石君東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

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旣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

補曹植陳選舉疏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敘百揆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

杕杜

檀車⿰糸羨⿰糸羨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檀車幝幝釋文云幝尺善反又勑丹反敝貌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糸羨音同陳氏稽古篇曰案說文幝車敝貌昌善切

縒偏緩也尺善切二字音同然則偏緩者亘車敝之狀與廣雅縒縒緩也注縒字因淺治淺二切義同而音異又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嘽嘽音同恐誤段氏玉裁曰按說文古本當是幝巾弊貌故從巾詩以爲車弊者則其引申之義也釋文引說文巾弊也從巾單今本乃巾譌車殊失陸意馬瑞辰曰說文訓縒爲偏緩義卽本韓詩又云繟帶緩也幝繟縒古音義同物敝則緩義亘相通

南有嘉魚

嘉賓式宴以衎

補 玉篇行部衎樂也詩曰嘉賓式宴以衎

喬樅謹案宴毛詩作燕此所引出韓詩也

蓼蕭

和鸞雝雝

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禮記經解注皆所以為行節也荀子正論注

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讀詩記十八

案鸞和皆以金為鈴見周禮大馭注干寶同大戴禮保傅篇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毛

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許氏異義載禮戴詩
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續漢輿
服志注載白虎通引曾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
者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
前鄭注周禮大馭及玉藻皆同此說毛詩秦風駟
鐵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周禮疏謂
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在衡然蓼蕭之和鸞雝雝
亦乘車也毛傳云在鑣曰鸞箋不易之者正義謂
以駟鐵已明之從可知也商頌之八鸞鶬鶬亦乘
車也箋又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正義謂以經無

正文且殷周或異也今攷車制軾者車前橫木也見漢書李廣傳注引服虔高三尺三寸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見攷工記注衡者轅前橫木縛軛者也見莊子馬蹄釋文馬衡下有兩軛以叉馬頸見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服虔左氏桓二年正義曰案攷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案此見攷工記輿人注賈疏云以驂馬別有靷兩引車故衡惟容服也詩辭每言八鸞嘗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正義此辨甚明說文第十四上金部鑾解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許氏異義亦引詩

云八鑾鈴鈴則一馬兩鑾也又曰輶車鑾鑣知非衡也續漢輿服志注引許慎曰云云不言出異義今以文義定之然尚存兩疑於說文則定爲鑾在鑣矣若和之所設諸家皆云在軾惟韓詩云在軾前軾前則近衡矣服虔杜預解左氏傳鍚鑾和鈴以爲鑾在鑣則和在衡服虔說見史記禮書集解正義謂鑾卽在鑣則和當在衡此兼用韓毛之說也鑣者爾雅釋器曰鑣謂之钀郭注馬勒旁鐵說文鑣馬銜也幩馬纏鑣扇汗也釋名鑣苞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衡風碩人毛傳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是鑣與扇汗爲二釋文

一之誤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用象牙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鑣之飾可見者如此

湛露

愔愔夜飲

（韓詩曰）愔愔夜飲○（薛君曰）愔愔和悅之貌也文選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厭厭夜飲傳云安也釋文引韓詩作愔愔與文選注合又文選卷十八琴賦注引亦同三倉云愔愔性和也聲類云愔和靜貌

也毛詩秦風厭厭良人列女傳引作愔愔良人此魯詩與毛氏異文也說文懕安也从心厭聲詩曰懕懕夜飲段氏注云湛露毛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作愔愔按愔字見左傳祈招之詩蓋愔卽懕之或體厭乃愔之叚借馬瑞辰曰魏都賦愔愔醧燕正本韓詩厭愔二字雙聲故通用懕懕通作愔愔猶載芟詩厭厭其苗卽稽稽之通借也（廣韻稽稽苗美也義本毛傳集韻稽稽苗齊等也本鄭箋）段玉裁謂愔卽懕之或體則非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韓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章句曰〕離離長貌 初學記二十八

喬樅謹案毛傳離離垂也垂與長義相成實長則垂故其貌離離然也

蓁蓁者莪

〔韓詩曰〕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 文選東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菁菁集韻一先云葏草貌葏葏者莪李舟說馬瑞辰曰菁蓁以聲近而轉蓁葏古雙聲字故通用據說文菁韭華也蓁草盛貌葏草貌則訓盛貌當以蓁爲正字毛詩作菁

菁集韻引作菁菁皆假借字也喬樅謂周南桃夭詩其葉蓁蓁毛傳云蓁蓁至盛貌訓義與韓詩合衛風淇奧綠竹青青則以菁爲青之叚借此詩菁菁者莪則又以菁爲蓁之叚借王逸楚詞招魂注云蓁蓁積聚之貌積聚亦與盛義同

六月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陳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

行伍也史記三王世家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鉤股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傳箋訓義與韓詩章句略同而韓詩所言其制較詳韓言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者據左氏宣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是冒突先啟正所謂薄人

故鄭君亦用韓詩義以爲先前啟突敵陣之前行也左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謀師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前驅即所謂元戎啟乘車與大乘倅車皆爲所屬則是以啟行爲前驅陣名元戎又居啟行之先與韓詩及鄭箋以啟行爲突敵陣者義異或本之魯齊詩說歟

采芑

有瑲葱衡

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

其間　周官玉府注

喬樅謹案周禮玉府注引詩傳賈疏謂是韓詩唐時韓詩尚存語爲可信又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葱衡下有雙璜盖三家詩傳說並同也大戴禮保傅篇云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蔡邕月令章句云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是皆以衡璜衝牙爲佩玉之大名其中又有琚瑀雜貫之較韓詩所言尤詳陳氏稽古篇曰毛詩佩玉瓊琚傳云佩有

琚瑀所以納間孔疏引說文列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詳佩制大約珩上橫兩璜下垂衝牙在兩璜中央衝突前後琚瑀則納於衆玉與珩之間玉藻疏所言亦畧相同而不及琚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之詳也玉府疏云注引詩傳謂韓詩衡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前後觸牙故曰衝牙案毛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

之內角衺係衡之兩頭組末係於璜蠙蚌也蚌珠故曰蠙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於其間故也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

振旅嗔嗔

補 玉篇口部嗔盛聲也詩曰振旅嗔嗔

喬樅謹案玉篇門部又引詩曰振旅闐闐闐盛貌或作嗔闐闐與毛詩文同此顧氏兼載毛韓異字也餘詳魯詩遺說攷

方叔元老

韓詩曰元長也 玉篇上一部

喬樅謹案毛傳訓元爲大大與長同義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故韓詩以元爲長後漢書章帝紀云爲國元老李賢注曰元長也詩曰方叔元老卽援韓詩爲解也

克壯其猷

補 玉篇士部壯大也詩曰克壯其猷

喬樅謹案毛詩猷作猶三家今文皆作猷字蔡邕胡公碑云方叔克壯其猷其明證也玉篇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

如霆如雷

廣韻六脂霆雷也出韓詩

喬樅謹案廣雅霆雷也當即本韓詩馬瑞辰曰疑毛詩如霆如雷韓詩或作如霆如霆

車攻

東有圃草駕言行狩

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後漢書馬融傳注○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馬融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以鄭為易傳胡承珙曰此箋乃申傳非易傳也經但言甫

草故傳訓甫爲大文選注後漢書注並引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蓋圃甫古字通薛注義與毛同然博大茂草之處必係藪澤周語云藪有圃草韋注亦云圃大也故箋引爾雅鄭有圃田以申成傳義意以鄭之圃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也水經注謂圃田澤多麻黃草並引述征記以爲甫草之證則鑿矣

韓內傳曰春曰畋夏曰獀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旂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

衙樅謹案蒐苗獮狩之法具載周禮而經說各不同爾雅曰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闕夏田之名禮記疏引何休云春秋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鄭君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如鄭所言夏殷皆以時田獵周田因二代之制也今據韓詩說

與爾雅及三傳又異蓋所聞異詞各守其師說耳春謂之田者春秋正義引白虎通云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搜者韋昭國語注云搜擇也鄭注周禮夏田謂擇取不孕者是也秋謂之獮者爾雅釋詁云獮殺也說文作𤣻云秋田也或作𤢦宗廟之田也杜預左傳注云以殺爲名順秋氣也冬謂之狩者李巡爾雅注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天子抗大綏以下皆言冬狩之事旃門者旃門也周禮大司馬曰中冬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

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
分地前後有屯百歩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
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
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
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板而進大獸公之小
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又穀梁昭八年傳曰蒐狩
以習用戎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
爲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射
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
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韓

詩所言備兵習武講道是其事矣

四牡奕奕

（薛君章句曰）奕奕盛貌文選廿三謝惠連秋懷詩注

喬樅謹案奕奕毛詩傳箋皆無訓釋正義以爲四牡之馬奕奕然閑習也韓以諸侯皆來會故以盛言之說文云驀驀馬行疾而徐也引詩四牡驀驀行疾而徐亦閑習之貌馬瑞辰曰驀與奕古聲近蓋卽此詩奕奕之異文

決拾既佽

（補）（玉篇手部）詩曰決拾既佽拾所以引弦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拾遂也此云拾所以引弦蓋
用韓詩說

助我舉𢪱

補玉篇手部詩曰助我舉𢪱𢪱積也

喬樅謹案𢪱毛詩作柴是古文之假借魯詩作
偫是今文之正字玉篇所引據韓詩異文𢪱與
偫亦通假字也

展也大成

補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展也大成則所望矣

吉日

駋駋駃駃或羣或友

韓詩曰駓駓俟俟或羣或友後漢書馬融傳注薛君章句曰

趨曰駋行曰駃文選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據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作駋駃則後漢書注引韓詩當作駋駋駃駃今本作俟俟者誤毛詩儦儦俟俟傳云趨則儦儦行則俟俟與韓詩文異而義同馬瑞辰曰說文儦行貌駃馬行仡仡也駃與俟音義同說文俟字注又引詩曰伾伾俟俟蓋韓詩作駓駓者叚借字作駃駃者正字毛詩作儦儦者正字

作俟俟者叚借字也廣雅儦儦行也駓駓走也蓋兼取毛韓詩儦駓二字雙聲故通用廣雅又曰伾伾衆也此釋魯頌以車伾伾釋文云字林作駓亦通用喬樅謂儦儦乃䮎䮎之叚借馬以毛詩作儦儦者爲正字韓詩作䮎䮎者爲叚借其說非是玉篇馬部云䮎䮎字同駓駓走貌楚詞招魂逐人䮎䮎些王逸注云駓駓走貌也言其走捷疾西京賦曰羣獸駓騃廣韻云䮎騃獸行貌當從韓詩爲正

且以酌醴

薛君曰醴甜而不泲也文選南都賦注

喬樅謹案周禮酒正三曰醴齊注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呂覽重已篇其爲飲食酏醴也高誘注云醴者以蘗與黍相體不以麴也濁而甜耳釋名釋飲食曰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禮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常爲穆生設醴注云醴甘酒也蓋醴謂酒之不泲者酒正五齊自醴以上尤濁其用之祭祀必以茅泲之然後可酌故司尊彝曰醴齊縮酌包氏齊而言也自盎以下差清但以清酒泲之而不

用芽故司尊彝曰盎齊涗酌該緹齊沈齊而言

也醴又入於六飲者以其甜於餘齊且不泲之

故與漿酏爲類耳

韓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二

鴻雁

劬勞于野

韓詩曰劬數也（釋文〇衆經音義二十三）

喬樅謹案毛傳訓劬勞為病苦與韓詩異義廣雅釋詁三劬數也卽本韓詩訓義劬得為數者勞與勤同義爾雅釋詁劬勞病也勤勞也數亦勤之意數勞則病苦故韓詩以劬為數毛傳以

劬勞爲病苦也

百堵皆作

〔韓詩說〕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正義引異義

案左傳隱元年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尺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度其高者用其高也攷公羊定公十二年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

休解詁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
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
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
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古者六尺爲步三百
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
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
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
云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
文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說合何氏據春秋緯
以公侯百雉二萬尺則爲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

尺伯七十雉萬四千尺則爲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子男五十雉萬尺則爲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與鄭駁異義言五百步爲百雉不同鄭云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參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此詩毛傳與左氏說同惟傳以一丈爲板而箋據春秋公羊傳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與何休據韓詩言八尺爲板者立說各異耳

沔水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 文選五十范蔚宗宦者傳論注

案詩攷引如此今本汲古閣文選注韓誤作地

韓詩外傳七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韓詩曰〕九皐言九折之澤也釋文○廣韻二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女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

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某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穆公也虞邱子名聞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

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以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逄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

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喬樅謹案意者尙有遺行乎本譌脫作意者當道乎今據文選對楚王問及辨命論兩注所引校正又虞邱子名聞於天下舊作虞邱於天下文有脫佚攷說苑雜言篇云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據外傳二載沈令尹進孫叔敖事列女傳賢明篇及新序一沈令尹並作虞邱子則虞邱子當卽沈令尹之號今依說苑文增攷

祈父

祈父維王之爪牙

補玉篇牙部𤘐牙牡齒也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

喬樅謹案毛詩作祈祈父予王之爪牙此所引予字作維與毛氏文異是據韓詩之異字

有母之尸雍

韓詩外傳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

爲也繼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五經異義曰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毛詩正義

案許君異義與外傳說合本韓詩也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穹谷

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薛君章句曰穹谷深

谷也文選一班固西都賦注○又廿八陸機苦寒行詩注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韓人爲皐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古穹與空同喬樅謂毛詩在彼空谷傳云大也雖訓與韓異而皆以空爲穹之叚借爾雅釋詁穹大也可證又節南山詩不宜空我師傳訓空爲窮攷說文穹窮也是毛傳空窮之訓亦以空爲穹之叚借字

補 曹植釋思賦曰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藝文類聚二十一

喬樅謹案蔡邕琴操以白駒詩爲失朋友之所作此曾說也今据曹植賦云云是韓詩說亦與曾同攷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旣往旣來無密爾音又曹攄思友人詩曰思賢咏白駒皆用韓詩之義

斯干

椓之橐橐

補玉篇木部椓擊也詩曰椓之橐橐

喬樅謹案椓字毛傳無訓鄭箋云椓謂擂土也

玉篇訓椓為擊引詩椓之橐橐為證是用韓義

如企斯翼

補 玉篇人部企舉踵也詩云如企斯翼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𠆸古文企攷毛詩企字作跂傳云如人之跂竦翼爾釋文云跂音企此引作企者韓詩之異字說文云企舉踵也是企與跂音義並同

如矢斯朸

玉篇木部韓詩云如矢斯朸朸木理也

韓詩曰朸隅也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木部云朸木之理也从木力聲段氏注曰毛詩如矢斯棘韓詩作朸毛曰棘棱廉也韓詩曰朸隅也學者皆不解及覩抑詩惟德之隅毛曰隅廉也箋申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詩謂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也韓朸爲正字毛棘爲叚借字如矢之直則得其理而廉隅整飭矣毛韓辭異而意一也馬瑞辰曰棘之通朸猶馬勒通作棘水經注棘門謂之力門也

如鳥斯䩻

韓詩曰䩹翅也 釋文

喬樅謹案詩攷引作䩹今本或作勒勒字乃䩹字之譌耳說文云䩹翅也正用韓詩廣雅釋詁云䩹翼也此用韓詩之文而訓從毛傳毛詩作革乃以革爲䩹之消借故訓爲翼翼即翅也毛與韓雖字異而訓義則同釋文云革如字失毛意矣

下莞上簟

補 玉篇艸部 莞似藺而圓可爲席詩曰下莞上簟

喬樅謹案毛傳云莞小蒲之席也與此訓異玉

篇所引是用韓詩說

乃生男子

韓詩內傳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文選廿九棗道彥雜詩注

載衣之褅

毛詩釋文裼韓詩作褅

韓詩翼要曰褅示之方也詩正義引侯包

喬樅謹案毛傳訓裼爲褓箋云褓夜衣也此毛以裼爲褅之叚借褅說文作𧝓云褓也引詩曰載衣之𧝓許所引詩卽韓詩也褅者𧝓之消文

耳詩正義引侯包云云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道釋文云齊人名小兒被爲袆玉篇云褯褓也褓小兒衣也又云襁褓負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也則袆之製蓋方而長也胡承珙曰史記趙世家集解引徐廣孟康注漢書宣帝紀皆以褓爲小兒被古者衣被通稱廣雅褯謂之褓王氏疏證云論語謂被爲寢衣是也文選稽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褓若今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

無羊

或寢或訛

韓詩曰訛覺也釋文

喬樅謹案訛毛詩作訛傳云訛動也攷說文訛譌言也引詩曰民之譌言又吪動也引詩曰尚寐無吪動卽覺之意則此詩或寢或訛當作吪爲正譌古訛字見漢書江充傳集注又一切經音義十二云訛古文譌吪三形同蓋皆以聲近通用尚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便程南譌爾雅釋詁訛動也釋文云訛字又作吪

亦作譌同是其證也

節

節彼南山

韓詩曰節視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節高峻貌與韓訓異釋文節音截是毛詩以節爲截之叚借韓訓節爲視者節有省義消節爲省省視亦爲省故節得訓視詩下文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故韓以節爲視與下文相應也

憂心如炎

毛詩釋文惔韓詩作炎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惔說文作𤆍字才廉反小爇也攷說文心部云惔憂也引詩憂心如惔段氏注謂說文引詩釋惔從炎之義當作憂心如炎雲漢如惔如焚亦如炎之誤又說文火部云𤆍小爇也詩曰憂心如𤆍段氏注云節南山憂心如惔古本毛詩作如𤆍故毛傳云𤆍燔也如𤆍各本作𤆍𤆍誤說文干部曰入一爲干入二爲羊羊讀若飪𤆍从羊聲古音在七部郭璞曹憲音

谽入鹽韻則直廉切今各書皆譌作忝矣

何用不監

韓詩曰監領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監視也與韓詩異胡承珙曰監者臨也臨莅有治義華嚴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云臨治也領亦治也禮記樂記仲尼燕居注並云領猶治然則韓詩訓監為領猶訓監為臨義取理治其旨亦與毛傳相近

俾民不迷

韓詩外傳三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

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諦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

昊天不庸

〔韓詩曰〕庸易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傭傳云傭均也箋云尹氏爲政不均不攷爾雅釋詁平均並訓爲易易謂平易是韓與毛義亦相同胡承珙曰韓義與九章昊天不平謂昊天以尹氏爲不平也馬瑞辰曰說文傭均也直也庸卽傭之消晉書元帝紀引

詩昊天不融蓋本齊魯詩融亦傭之同音叚借

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囤圍仰天告愬文選四十任昉百辟勸進牋注又五十九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鄭箋釋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云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此詩屢言昊天如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不弔昊天亂靡有定皆呼天而愬之詞薛君章句云云蓋卽釋此詩也

憂心如酲

補曹植應詔詩憂心如酲

戚戚靡所騁

（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文選登樓賦注○又卷九射雉賦注卷廿一左思詠史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騁極也鄭箋云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畧耳然則毛傳訓騁爲極蓋釋詩蹙蹙靡騁之意韓詩祇據騁之本義爲訓故云馳也

正月

憂心京京

（補）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憂心京京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韓詩外傳七〕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牆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甁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

以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薪蒸言似而非鄭箋云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義皆與韓詩同

亂天夢夢

韓詩曰夢夢惡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夢夢亂也說文夢不明也亂與不明皆惡之貌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補曹植卞太后誄跼天蹐地祇畏神明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補吳越春秋五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巳周亡以褒姒

速速方穀

喬樅謹案詩攷據後漢書蔡邕傳注載韓詩作速速方穀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盧氏文弨云按章懷先引毛詩速速方穀及傳箋云云然後云韓詩亦同謂與毛鄭之說同作穀也下云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乃章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蓋字王氏不審乃遂以爲韓

詩之說誤矣

十月之交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韓詩外傳五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已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已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强固安

樂莫若反已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得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黑白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强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 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

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而王駮而覇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喬樅謹案好之者貧句本皆脫佚今據荀子君道篇補入

百川沸滕

補 玉篇水部詩曰百川沸滕水上涌也

喬樅謹案滕毛詩作騰是古文之假借玉篇所引據韓詩之文故與毛字異

繁惟司徒 释文

〔毛詩釋文〕番韓詩作繁

喬樅謹案繁毛詩作番齊詩又作皮顧氏炎武云番音波儀禮皮樹中今文皮爲繁漢書繁延壽繁音婆按此則番繁皮皆以音同通用

抑此皇父

〔韓詩曰〕抑意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抑之言噫也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噫意亦同聲也宋綿初云戴侗六書故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大戴禮武王問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

可得見與後漢書隗囂問班彪曰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盖抑意一聲之轉也

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韓詩外傳七）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賞賜與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

不卹我謀

喬樅謹案舊本爵下衍祿字與譌作畢趙懷玉曰案韓非外儲說作慶賞賜予淮南道應訓作爵賞賜予今据删正

不慭遺一老

韓詩曰慭閒也釋文

喬樅謹案惠氏左傳補注云昭十一年經會於厥慭釋文魚靳反徐五巾反案公羊作屈銀是慭讀爲銀徐音是也說文云慭从心猌聲又云猌从犬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慭爲銀據

此知韓詩慭闓之訓亦以音同轉注也喬樅又案說文慭下注曰肎也敬謹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引春秋傳曰旻天不慭又闓下注曰和說而諍也玉篇曰闓和敬貌和敬之訓與敬謹義同和說之訓與說義同故慭字得與闓通假此詩之闓當與慭同為且辭

無罪無辜讒口嗸嗸

毛詩釋文曰囂囂韓詩作嗸嗸

喬樅謹案嗸嗸爾雅作謷謷潛夫論引詩作敖敖嗸字通敖即嗸之省劉向引詩作嗸嗸與

韓詩文同毛詩鄭箋云嚻嚻衆多貌說文㗊部嚻聲也㗊爲衆口故有衆多之義又口部嗸衆口愁也又言部謷不省人言也是此詩讒口嚻嚻當以嚻字爲正鴻雁詩哀鳴嗸嗸當以嗸字爲正板詩聽我嚻嚻傳云猶謷謷也當以謷字爲正然經傳每多通假故韓詩讒口嚻嚻叚嗸爲之而舍人爾雅注云謷謷衆口毀人之貌又叚謷爲之也

補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後漢書本傳注）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韓詩外傳七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宏演者受命而使未反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納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如宏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

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喬樅謹案荀子忠廉篇亦載此事惟徥字作徇

下文同

悠悠我瘇

補玉篇疒部瘇病也詩云悠悠我瘇

喬樅謹案瘇毛詩作里毛傳云里病也鄭箋云

居也鄭義與毛異毛蓋以里爲瘇之叚借玉篇

所引是韓詩之文訓義與毛傳同

雨無正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載韓詩作雨無極正大夫

刺幽王也引劉安世曰嘗讀韓詩篇首有雨無
其極傷我稼穡二句朱子集傳駁之以爲出好
事者之附會呂記又引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
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
無說文曰無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
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胡承珙曰董氏謂薛君
章句讀無爲蕪蕪似非盡妄雨蕪政者蓋謂政亂
如雨之蕪薛君以衆訓無則韓義與毛序畧近
惟謂正大夫之刺則篇中明有正大夫離居莫
知我勩之語對彼言我其不作於正大夫明矣

喬樅謂毛叙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則正卽政字韓詩作雨無政蓋語尙爲可信十月之交至小宛四篇毛叙皆爲刺幽王鄭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正義曰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齊韓之徒非有壁中舊本可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因之孔氏作正義時韓詩尙存如韓詩作雨無極且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正義何得無一語及之劉安世說之爲誣妄此不待辨而明

據正義言韓詩篇第與毛同則十月之交及雨無正以下三篇韓詩皆爲大夫刺幽王可知竊意韓詩作雨無政其正字乃政之音譌後人轉寫誤入正文耳

若此無罪薰胥以痛

韓詩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蔡邕傳注

喬樅謹案漢書敘傳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師古曰韓詩論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

義耳

小閔

謀猶回遹釋文

韓詩曰謀猷回泬○薛君章句曰回泬邪僻也文選西征賦注○又十四班固幽通賦注

韓詩曰遹僻也釋文

喬樅謹案幽通賦注引韓詩作回泬此順班固文而改耳當从釋文作遹字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薛君章句回邪僻也回下當脫泬字攷毛傳云回邪遹僻又幽通賦注引曹大家曰回邪

也穴僻也皆以邪釋回以僻釋穴是其證也泬穴鴥皆遹字之假借說文遹回避也胡承珙謂避當依韻會作辟辟謂邪僻也馬瑞辰曰古遹讀如穴故通作歍與泬猶毛詩歍彼晨風韓詩作鴥也

潝潝訿訿

〔韓詩〕潝潝訿訿不善之貌釋文

存樅謹案毛傳云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二字誤倒作思不據正義及說文訂正稱乎上是二者皆爲不善之貌馬瑞辰曰方言潝熾也廣雅同則潝蓋讀

如翕郭璞注爾雅云姦黨熾正釋翕翕二字正
義以潝潝為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訿或作呰
說文呰不思稱意也義本毛傳據召旻詩皐皐
訿訿傳云訿窳不供事也說文呰窳也窳嬾也
則訿蓋讀如呰陳奐曰潝潝有彊禦之義毛傳
云患其上者謂與上為患也訿訿有病弱之義
史記貨殖傳呰窳偷生晉灼曰呰病也漢書地
理志注引應劭曰呰弱也毛傳云不思稱乎上
言不思報稱乎上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事故韓
詩云潝潝訿訿不善之貌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韓詩外傳六）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蓋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

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喬樅謹案就毛詩作集傳云集就也詩攷引外傳不就而今本仍作集說嵩晉藝文類聚九十引韓詩外傳作蓋胥李善文選注凡四引外傳亦並作蓋胥蓋古通蓋姓見廣韻注胥其名也

民雖靡膴

韓詩曰靡膴猶無幾何也釋文

喬樅謹案膴毛詩作膴膴膴古通用字鄭箋訓

膴爲法與上文訓止爲禮同意是以膴爲模之假借與韓毛義異正義引王肅述毛讀膴爲幠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者縱謂王肅以靡膴言少義即本於韓詩然謂膴爲幠則未爲得也毛傳於國雖靡止言小也是以止訓大（馬瑞辰曰抑詩傳止至也爾雅止大也釋文止本又作至易至哉坤元猶言大哉乾元止與至同義故亦訓爲大）則此句民雖靡腜腜義宜訓盛多韓詩云靡腜猶無幾何是亦以腜爲盛多貌胡承珙據詩大雅緜周原膴膴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亦作腜僖二十八年左

傳原田每每每亦與膴同每之義爲草盛上出是膴膴每皆盛多之義其說艮𨓏馬瑞辰泥巧言篇毛傳膴大也謂幠膴字同毛義當訓大並謂韓詩亦以膴爲大胥失之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補〕後漢書郅惲上書曰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

小宛

翰飛厲天

〔韓〕詩曰翰飛厲天○〔薛〕君章句曰厲附也文選西都賦注

喬樅謹案屬毛詩作戾傳云戾至也文與韓異
而至附義仍相近附即傅也菀柳篇曰有鳥高
飛亦傅于天是已

載飛載鳴

補曹植魏德論謳載飛載鳴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韓詩外傳八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
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哀我瘆寡

〔韓詩曰〕瘆瘏也釋文

喬樅謹案瘆毛詩作塡傳云塡盡也與韓文異胡承珙曰古从真从㐱之字互相假借毛傳訓塡爲盡蓋以塡爲殄之假借瞻卬邦國殄瘁傳云殄盡也韓詩作瘆者瘆乃籀文胗字胗脣瘍也非其義蓋以瘆爲瘨之假借說文瘨病也雲漢召旻箋竝云瘨病也雲漢釋文瘨韓詩亦作瘆喬樅謂古以病瘏互訓呂覽權勳篇貴卒篇注竝云瘏病也廣雅釋詁病瘏也瘏窮也然則韓詩瘆瘏之訓其義當爲窮瘏猶毛詩塡盡之

訓其義亦爲窮盡故鄭箋云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也

宜犴宜獄

韓詩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釋文○初學記二十

衍森謹案犴毛詩作岸傳云訟也此古文以岸爲犴之假借說文豻或从犬作犴引詩宜犴宜獄據韓詩文也胡承珙曰犴獄字皆從犬取犬所以守之意毛傳訓岸爲訟者訟爲訟繫獄則獄成故韓詩以鄉亭朝廷分屬之馬瑞辰曰詩二宜字皆且字形近之譌故鄭箋以仍字釋之

說文且薦也爾雅釋言荐再也小爾雅仍再也薦重也荐薦同音通用訓且爲仍猶說文訓且爲薦也箋仍得曰宜本蓋作仍得曰且云仍有獄訟之事猶云且有獄訟之事也宜且二字形近易譌假樂詩宜君宜王釋文本作且君且王爲趙壹詩曰公且侯所本而正義本及釋文所引一本皆作宜君宜王與此詩且譌爲宜正同頼有箋說可正其誤若經本作宜則箋不得訓爲仍矣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韓詩外傳七〉孫叔敖遇狐卭丈人狐卭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蹵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卭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

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曰吾

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删不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文王居人上也

案如臨深淵句錯入小閔當爲衍文

喬樅謹案桓公得管仲隰朋下舊脫二十八字據說苑君道篇有辯其言以下云云有此一段文義始備今依說苑文補之

惄焉如疛

韓詩曰疛心疾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惄焉如擣釋文本或作𤺄韓詩作疛義同盧氏文弨云呂氏春秋盡數篇氣鬱處腸則爲張爲疛高誘注疛跳動也與擣義相近胡承珙曰毛詩擣字自是假借說文疛雖訓腹痛然心腹義本可通玉篇云疛心腹疾也引呂氏春秋曰身盡疛腫是疛不專訓腹疾毛殆以擣爲疛借故直訓心疾歟喬樅謂廣雅疛病也玉篇疛心腹疾也𤺄同上又病也廣韻疛心

腹疾也瘉上同是疛與瘉同字

寤寐永歎唯憂用老

補 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寤寐永歎重懷慘結○李賢注寤覺也寐卧也詩曰寤寐永歎唯憂用老

喬樅謹案毛詩作假寐永歎梁太后治韓詩者此詔即用韓詩語章懷太子注所引與毛詩不同亦當為韓詩之文唯字毛詩作維與韓詩字微異

疢如疾首

補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監寐寤歎疢如疾首

嗚蜩嘒嘒

補 曹植蟬賦詩咏嗚蜩聲嘒嘒兮

補 玉篇口部詩云嗚蜩嘒嘒小聲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嘒嘒聲也此云嘒嘒小聲當是韓詩之訓說文亦云嘒小聲也皆用韓義

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韓詩外傳七楚莊王賜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扢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

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士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腦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

君子無易由言

韓詩外傳五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

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由易言名正也

巧言

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韓詩外傳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又曰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又外傳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愼無辜

又曰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治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

其殺比干泄治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僃始既減

韓詩曰減少也釋文

喬樅謹案減毛詩作涵傳云涵容也文義與韓並異馬瑞辰曰涵減古同聲通用韓詩作減者減之叚借字句訓爲減少失之胡承珙曰涵減字固可通然以減爲少當謂亂萌初起僭端尚少也喬樅訓月令水泉咸竭呂覽仲冬紀作減竭漢書石奮傳九卿咸宜服虔音減損之減史記酷吏傳作減宣蓋古音讀減如咸故與涵通用廣雅釋詁三減少也當卽本韓詩訓義

匪其止恭惟王之卭

〔韓詩外傳四〕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小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卭

〔又曰〕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

犍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卭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王也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

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衆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絰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趯趯毚兎遇犬獲之

韓詩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兎謂

狡兎數往來逃匿其蹟有時遇犬得之史記春申君列傳注

爾雅謹案趯趯毛詩作躍躍草蟲傳曰趯趯躍也則毛詩躍躍亦當訓爲跳躍韓云往來貌者謂其往來跳疾趯趯然也正義引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也王之述毛卽用韓詩之義遇韓詩如字鄭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是以遇爲馴犬馴猶良也以林謙之益云狡兎趯趯良犬逐咋亦以遇犬爲良犬焦贛用齊詩然則鄭箋之語蓋本齊義毛詩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焦氏循曰

如字者毛義也讀愚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也馬瑞辰曰鄭以遇犬爲犬之馴者馴順也善也二義均見廣雅是鄭未嘗讀遇爲愚釋文以世讀愚爲非非以鄭爲非也爾雅釋文引廣雅以殷虞爲良犬名蓋謂殷之良犬名虞猶晉獒韓盧之比犬之大者名獒虞亦大也虞遇雙聲遇當即虞之叚借故鄭又以爲田犬虞吾古同音虞之借作遇猶梧卬之訓爲遇卬也毛於遇犬無傳讀如字者乃王肅述毛之義未必遂於毛義有當曾釗曰遇與虞對傳以狡訓

毚則遇卽愚之叚借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馴順之義素問精微論曰請問有毚遇樸陋之問是毚與愚古恒對舉之證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愚遇二字古通用喬樅謂馬會二說義竝通然四家之詩師承不同容有異讀韓詩云有時遇犬獲之則自當讀遇如字訓爲逢遇也

何人斯

祇攪我心

補曹植七啟祇攪予心

我心施也

韓詩曰施善也釋文

喬樅謹案施毛詩作易傳云易說也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易施古音不同部而義近皇矣詩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易繫詞上辭有儉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卽相說毛韓義互相成書盤庚不惕予一人白虎通引作不施予一人亦易施通用之類

出此三物以詛爾私

五經異義盟牲所用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鷄

喬樅謹案毛傳云三物豕犬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正義引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又云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今據韓詩言盟牲而不及詛自是以盟該詛盟大而詛小盟牲以牛詛則以豕而已韓詩言天子諸侯以牛豕此兼舉盟詛所用之牲非以牛豕爲天子諸侯之等差也毛言君以豕而不及牛

此則專指詛言之左氏襄十一年傳云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又定公六年傳云旣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此分别盟詛之異知爲詛小於盟也

爲鬼爲蜮

韓詩內傳曰短狐水神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引作外傳外字乃內之誤又九百九獸部引韓詩外傳曰狐水神也亦誤韓詩此傳卽釋詩爲鬼爲蜮當云蜮

短狐水神也御覽又引元中記曰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影輒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八死攷說文云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案狐當爲弧之假借字博物志以爲口中有弩形以氣射人影是也漢書五行志云蜮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師古曰短弧即射工也亦名水弩正作弧字足證短狐乃短弧之叚借以其居水中故又以爲水

神也詩以鬼蜮並言者李善文選東京賦注引漢舊儀曰魊鬼也魊與蜮古字通又引漢舊儀曰昔顓頊氏有三子一居水中爲魍魎蜮鬼是蜮本爲鬼物之類也

巷伯

緀兮斐兮成是貝錦

補 說文糸部緀帛文貌詩曰緀兮斐兮成是貝錦

補 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文選十七文賦注

喬樅謹案此條詩考屬之烈文篇無封靡於爾邦下其義未嘗據曹植魏德論以荆人封靡與

交盜彭從對文是讀靡爲披靡之靡則義不得訓好了建首韓詩者也竊意靡好之訓是釋巷伯詩緀斐之義緀毛詩作萋爲緀之叚借斐毛詩釋文云或作菲菲亦斐字之叚借說文所引詩作緀兮斐兮疑卽韓詩之文斐字韓詩內傳當訓爲靡故詩若亭句申釋之曰靡好也攷揚雄方言二云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曰靡郭璞注云靡細好也其義當亦本之韓詩

韓詩外傳三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

愼爾言矣謂爾不信

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愼爾言矣謂爾不信

喬樅謹案矣毛詩作也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補 後漢書朱勃上疏曰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

喬樅謹案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

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後援遇讒惟勃能終焉李賢注引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是勃所稱詩乃韓說也讒人毛詩作譖人與韓文異

補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白虎通誅伐篇

韓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三

谷風

將恐將懼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文選三十六任昉策秀才文注）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韓詩外傳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

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則狡兔亦不能離也今子之屬臣也攝纓縱紲歟瞻見指注歟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案臧鏞堂輯韓詩引外傳云棄予作遺攷元刻本外傳棄予作遺壞字也不當采入臧改為作字殊誤

喬樅謹案則狡兔亦不能離以下三句共十九字舊本脫去今據新序雜事五補入

補 三國志曹植疏注谷風有棄予之歎

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詩曰無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眾經音義一

案毛詩釋文止引韓詩云怙賴也下云恃負也不言韓詩蓋相承文省耳又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逮經文二語

喬樅謹案怙恃訓義互通爾雅釋言怙恃也說文恃賴也負恃也是已馬瑞辰曰唐風以陟岵興望父卽取可怙之義漢書高帝紀注引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魏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謂母爲負蓋取可恃之義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

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喬樅謹案文選洞簫賦注引首二句作韓詩曰

卽採外傳此條宋綿初係小弁靡瞻匪父下未

當又冠子不言趙懷玉校語云疑當作不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補三國志曹植疏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補曹植責躬詩昊天罔極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潸

然出涕

韓詩外傳三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顧之潸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嬥嬥公子

韓詩云嬥嬥往來貌 釋文

喬樅謹案廣韻二十九篠嬥下引韓詩同嬥嬥毛詩作佻佻訓獨行貌王逸楚詞注引詩作苕苕是據魯家之文義當訓爲直好貌文義並與韓異韓訓嬥嬥爲往來貌蓋以嬥嬥爲趯趯之

叚借字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七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之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粟後宮婦人以相提擲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

食不得以爲祿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喬樅謹案毛傳云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正義曰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酒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毛意與韓詩外傳引詩正同其義甚古歐陽本義乃云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第就一人言之殊失其義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薛君曰襄反也文選廿六顏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義同鄭箋云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此從岳本正義述毛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廻反胡承珙曰案此疏非是經言日竝不及夜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廻反盩反卽更也呂覽察微篇舉兵反攻之知度篇其患又將反以自

多高誘注並以反爲更此傳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言更其肆者申傳非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干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之義故韓毛皆以襄爲反胡說是也

東有启明西有長庚

〔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启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天官書索隱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說同正義引孫炎說以明星爲太白是矣又云長庚不知是何星爲兩岐之解失之何氏古義曰攷張揖廣雅云太白謂

之長庚始知長庚啟明本是一星韓詩毛傳亦皆指爲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不明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夫東西原非同時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耳胡承珙曰太白名長庚亦不止見於廣雅徐氏管城碩記云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曰衛生設策長庚入昴此太白爲長庚之確證又在張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

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或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合太陽於降婁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

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强用處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又〕曰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鍾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則在位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其位無

其事也

維南有箕載吸其舌

補 玉篇口部詩云維南有箕載吸其舌吸引也

喬樅謹案毛詩吸作翕傳云翕合也與此文義竝異玉篇所引詩韓家之文也鄭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蓋用韓義易毛

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補 玉篇斗部料有柄形如北斗星用以斟酌也詩云維北有斗亦飲水𣂣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斗都口反沈作主王粲作

主者毛氏之古文作斗者叚從三家今文也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云孟作見主周官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注云斗所以沃尸也釋文云斗依注音主是古文主斗字通此篇唯北有斗前後四句毛詩傳箋均無訓釋玉篇所說科形云云引詩爲證當是据韓家之說也

四月

秋日淒淒百卉俱腓

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黃也 文選廿謝靈運九日送孔令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謝靈運詩云淒淒陽卉腓李善注旣引韓詩及薛君章句又云腓音肥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非陳氏稽古篇曰據李言則毛詩作痱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阮氏校勘記曰釋文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痱之假借字胡承珙曰案文選注引韓詩具又作俱玉篇疒部引詩百卉具痱雖未著毛韓然作具則當是毛詩玉篇在釋文之前是所見毛詩本有作痱者蓋韓

作俱胼毛作具辨陳氏之說未為無據也

亂離斯莫爰其適歸

〔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〇〔薛君曰〕莫散也文選廿四安仁關中詩注

喬樅謹案梁處素據文選三十八任昉為范尚書讓吏部表注引韓詩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瘼散也疑韓詩亦同喬樅謂梁說非是潘安仁關中詩亂離斯瘼李善注先引韓詩亂離斯莫云云又引毛詩曰亂離瘼矣今此既引韓詩宜為莫字據此則韓詩文為亂離斯莫明甚文選

三十八注蓋誤也此詩三家今文皆作亂離斯瘼與毛詩異說苑政理篇引詩及後漢書仲長統昌言法誡篇並同是其明證說苑云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與韓詩訓莫爲散合是魯韓文同義同據任彥昇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潘安仁詩云亂離斯瘼皆用韓詩之句故李善云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也胡承珙曰李善注引韓詩爰其適歸爰當本作奚以形近致誤家語辯致篇引此詩作奚其適歸此必本三家詩任彥昇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正奚其適歸

之意此亦足見韓詩當作奐與毛異字異義也
段氏詩小學據常璩華陽國志引亂離瘼矣奐
其適歸謂三家詩有作奐者其說是已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韓詩外傳七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
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
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
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
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
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

曰癈爲殘賊莫知其尤

北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韓詩外傳二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傳云溥大也三家詩並作普字荀子及賈子新書白虎通引詩同可證也趙岐孟子章句訓普爲徧用魯詩之訓韓詩義當亦同

率土之濱

補 後漢書桓帝紀 梁太后詔曰 普天率土遐邇洽同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韓詩外傳七〕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以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刼我以兵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

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為大夫悔將小人也荀子大略篇引此詩二語言無與小人處也今據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則三家與毛義皆同矣趙懷玉曰說苑復恩篇作陽虎得罪於衛此云魏文侯之時亦不與簡王同時疑皆誤又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九字舊本脫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引補恐我以法御覽作中我於法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復字舊脫亦據御覽補之

小明

截離冬暑

補曹植朔風詩截離寒暑

眷眷懷顧

韓詩曰眷眷懷顧文選登樓賦注又見思元賦注及廿五陸雲荅張士然詩注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廿七王粲從軍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王粲從軍詩注引韓詩眷眷懷歸疑卽此詩或因下句有豈不懷歸遂致誤歟

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詩外傳四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

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覲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案外傳七引作靖恭爾位當是淺人誤改又好是正直宜作正直是與此所引乃二章之文或傳寫誤或韓氏本異未可知也

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

予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又外傳七〕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

肯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又外傳八〕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左

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又曰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傳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鼓鐘

憂心且陶

韓詩曰憂心且陶陶陶暢也（衆經音義十二　後漢書注八十上　文選注三十四）

喬樅謹案毛詩作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毛傳妯動也動卽慟字韓詩憂心且陶陶卽妯之叚借妯通作陶猶古文書皋陶作咎繇也由又與舀通菀柳詩上帝甚蹈韓詩作上帝甚陶是巳說文心部怞朖也引詩憂心且怞怞與妯聲義同朖當爲恨之譌恨亦傷悲之意憂心且妯與上章憂心且傷憂心且悲同義喬樅謂馬以陶爲妯之叚借其說亦通然陶本有憂義無煩叚借廣雅釋言曰陶憂也正釋韓氏憂心且陶之訓說文

云暢不生也玉篇同禮記月令曰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則暢月云者當卽以不生爲義暢字本義訓爲不生與訓作暢達者正相反則暢之本義益與鬱近故古人以鬱陶連文訓爲憂思陶猶鬱也知此則知韓詩以陶訓暢暢亦有憂鬱之義矣王氏廣雅疏証曰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如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鬱陶繇喜也又云繇憂也則繇字卽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

故喜氣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陶楚詞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王逸注云憤念蓄積盈胷臆也孟子書象曰鬱陶思君爾史記五帝紀我思舜正鬱陶是也暑氣藴隆亦謂之鬱陶摯虞思游賦戚溽暑之鬱陶兮夏侯湛大暑賦云乃鬱陶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爲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閻氏百詩謂憂喜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爲憂其說非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班固東都賦云四夷間奏德廣所及㑄侏兜離罔不具集亦以陳四夷之樂爲德廣所及班固所云當本齊詩內傳語而說與韓詩內傳合是三家義同

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書陳禪傳注

喬樅謹案此以六代之樂釋雅以四夷之樂釋南三家詩說皆與毛傳合薛君言四夷之樂惟

南可以和於雅者蓋以南有羽籥與中國籥舞同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是四夷之樂惟南爲文舞白虎通又引一說曰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文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是四夷之樂亦惟南有歌曲故薛君云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僣差也詩疏謂四夷之樂惟專爲舞其義非是蔡邕獨斷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下

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樂爲之聲蔡邕所云卽指南方歌者而言與薛君言南可以和於雅者正合然則韓詩之說是以以籥不僭兼承雅南二者言之謂歌聲與舞容皆節奏齊同和而不僭也鄭箋分雅南籥爲三舞與韓詩義異

楚茨

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案今本韓詩外傳義字誤儀此據詩攷所引作義

周禮肆師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

讀爲儀左傳邾儀父漢書鄒陽傳作義父說文云
義者己之威儀也故經傳多以義爲儀字
韓詩外傳四禮者治辯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
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
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
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
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
宛如鉅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
垂沙唐子死莊蹻起楚分爲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
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

爲池緣之以方成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王子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是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也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

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又曰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苟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竦此道也偏立即亂具立即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

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技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

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又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式禮莫愆

韓詩外傳七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馥芬孝祀

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文選薦武古詩注

案衆經音義十四引韓詩曰馥芬孝祀馥香氣也

喬樅謹案衆經音義二又引字林云馥香氣也

義本韓詩漢帝堯碑云生自馥芬正用韓詩之語毛詩作苾芬孝祀箋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是毛韓文異而義同泌复同音古相通用宓子賤虙犧字又作伏是其證也苾亦通作馝廣雅釋𦡂馝香也又說文飶食之香也玉篇云咇芳香也飶咇皆以音義同並通

神具醉止

補 曹植魏文帝誄神具醉止三國魏志文帝紀注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韓詩外傳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

之恩薄則背死亾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敶之周禮稍人疏○顏師古急就章注

喬樅謹案周禮稍人注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賈疏云案毛詩維禹甸之不言敶者鄭君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胡承珙曰毛傳甸治也傳訓甸爲治者甸讀爲田說文田敶也李巡注爾雅釋地曰田敶也謂敶列種穀之處夫敶列種穀固已含治義矣攷韓詩字雖作

敶訓亦當同毛爲治爾雅神治也邵二雲謂神爲敶之轉又說文敶理也理卽爲治亦以聲近義同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乘亦可訓治豳風亟其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甸者以下文疆理南畝皆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耳賈疏謂鄭據韓詩爲說敶是軍陳故訓爲乘殆未必然馬瑞辰曰甸爲治則陳亦皆爲治酒誥曰惟其陳脩爲厥疆畎陳脩皆治也多方曰畋爾田齊風曰無田甫田並與陳聲近而義同

禹以夏越谷秋四禹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樺以行川始於霍山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乃作甸字疑後人傳寫依毛詩改之

上天同雲雨雪紛紛

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藝文類聚二御覽十二自上而下曰雨雪初學記二〇歲華紀麗一又四

喬樅謹案初學記云同雲謂陰雲竟天同爲一色又埤雅引詩上天同雲而釋之曰冬爲上天

煥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韓詩以雪雰爲同雲也紛紛毛詩作雰雰何氏古義曰說文雰卽氛字云祥也與雪無涉當通作紛今據白帖二兩引詩雨雪紛紛則三家今文固有作紛紛者矣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韓詩外傳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

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
捄有無相貸飮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
行是以其民和覩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彊埸有瓜
喬樅謹案此與穀梁傳及漢書食貨志合穀梁
爲詩同一師傳班固漢志皆用齊詩是三家義
同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三百步爲里
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
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又曰古者公田
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
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

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
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
口受田如此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
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還
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在埜曰
廬在邑曰里於里有序而鄉有庠春令民畢出
在埜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
文也穀梁傳言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
焉食貨志言公田餘二十畝以爲廬舍瓜瓠果

蕃殖於疆易正此詩所謂中田有廬疆場有瓜者是也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注云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多於五口名曰餘

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五
穀畢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
中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
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
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者官衣食之使之民
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
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
方說亦與食貨志同公羊爲齊學邵公用魯詩
其所述多齊魯詩義故范甯穀梁集解即用邵
公語他如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注樂緯咸同

此說其義甚古不可易矣孔氏詩正義乃以諸儒爲失其說非是馬瑞辰曰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古者井田之制私田在外公田在中廬舍又在公田之中故曰中田有廬詩正義拘孟子九一而助之說謂鄭以爲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遂率爲什中取一因謂古無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案孟子所云皆什一者正謂什一分而取其一詩正義以什一使自賦謂什一而貢一是也而以九一爲九而助一則非九一而助舉其大數實則除去廬舍二十

畝八百八十畝八家各得田一百一十畝只稅其十畝正爲什一而稅其一此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攷工記匠人賈疏以爲什外取一亦什一而取一之義先儒或以什一爲什而取一則與經文其實皆什一爲不合矣

甫田

菿彼圃田

玉篇草部菿都角切韓詩菿彼圃田毛作倬又音到

毛詩釋文倬韓詩作菿云菿卓也

爾雅釋詁邢昺疏韓詩云菿彼圃田

喬樅謹案釋文菿譌作箌盧氏文弨云徐鍇謂說文無箌字惟玉篇竹部有之云捕具也又作罩是箌卽罩之異文廣韻三十七號菿大也又四聲菿字注引說文云草大也今本說文作草木倒木倒乃大也二字之譌據此則韓詩本作菿字可知爾雅釋詁箌大也郭注云箌義未聞郭璞豈不見韓詩使其果作箌字何云未聞耶然其誤實自陸德明始爾雅釋文云箌郭涉孝反顧野王都角反說文云草大也既以說文玉篇之菿爲箌而毛詩釋文云倬韓詩作箌邢昺

因之實爲大誤郝氏懿行曰卓與倬同說文倬箸大也引詩倬彼雲漢毛傳亦云倬大也是倬菿音義同喬樅謂倬兼明大二義說文訓倬爲箸大箸即明也此詩毛傳云卓明貌當與棫樸詩傳互易彼詩言倬彼雲漢爲章于天章明也倬義宜爲明貌此詩言倬彼甫田甫大也則倬義亦宜訓爲大貌爾雅釋詁作箌乃菿之譌字耳甫圃古字通用

以社以方

補韓詩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冐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尚書禹貢正義

喬樅謹案孝經正義二引外傳文略同攷白虎通社稷篇亦有此文又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漢儒之言盡皆同也

大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蜮及其蟊

賊○〔李賢注〕蜮一名短狐今之水弩含沙射人爲災

喬樅謹案此詔即用詩大田篇語螟蜮當爲螟蟘之譌毛詩釋文云螟螣字亦作蟘說文作蟘又隸釋載唐公房碑作去其螟蟘蟘與蜮字形相近因而致譌章懷注乃以含沙之蜮釋之斯爲謬矣

卜畀炎火

〔韓詩曰〕卜報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秉畀炎火箋云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亾釋文云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

段氏詩小學曰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予也馬瑞辰曰天保詩卜爾百福又曰報以介福卜報皆予也秉與卜雙聲故秉可通作卜胡承珙曰白虎通蓍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服小記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畀炎火者謂亟取而畀之炎火也

有弇淒淒興雲祁祁

韓詩外傳八天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

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工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之無飄風暴雨明矣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有弇淒淒興雲祁祁今外傳本作渰御覽八百七十二引作黤

補

玉篇水部渰雲雨貌詩曰有渰淒淒

喬樅謹案毛詩作有渰萋萋此所引亦據韓詩之文經典釋文云渰本又作弇弇者渰之渻借

字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補〕曹植語𠋫文〔雨我公田爰暨于私〕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窮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詩外傳三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案此二句旱麓及潛詩俱有之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

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
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
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
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
之右之君子有之

喬樅謹案此與荀子不苟篇引詩言君子能以
義屈信變應之說合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
右陰道喪戎之事說苑修文篇引詩傳亦以左
右爲朝祀喪戎之事今據韓詩外傳語大旨皆
與毛傳同

黍苗

兕觥其觩

韓詩曰觥容五升釋文卷耳

韓詩說曰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耳卷耳正義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毛詩說觥大七升許君謹案云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是許君從韓詩說矣詩正義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葢無兕

者用木也卷耳詩箋云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
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
罰之亦所以爲樂鄭君以觥爲罰爵亦用韓詩
之義禮圖從毛詩說故與韓異又案後漢書郅
惲傳惲理韓詩爲郡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
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畢太
守歐陽歙教引西部督郵繇延受賜惲於下坐
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
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
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

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

歛罪也敬受觥是燕飲之禮以觥爲罰爵漢時

猶存此制也

鴛鴦

戢其左翼

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戢言休息也鄭箋云戢歛也

歛其左翼以右翼掩之義與韓異據王褒四子

講德論云飛鳥翕翼翕與歛義同子淵用魯詩

者鄭箋蓋本魯說韓詩訓戢爲捷者攷廣雅釋

詁云戢揷也揷捷古字通用士冠禮捷柶與釋
文云捷本作揷禮記樂記注揩猶捷也釋文亦
云捷本作揷是其驗也毛西河續詩傳曰凡禽
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咽於左翼引攷
工記廬人注矜所捷也捷卽揷也爲證其說良
允玉海載詩釋文引韓詩作揵其咽揵卽捷字
之譌稽古篇謂當從玉海作揵非是

莝之秣之

韓詩曰莝委也釋文

案毛詩摧之秣之傳云摧挫也鄭箋云挫今莝字

也益據韓詩以證毛傳也

喬樅謹案鄭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鄭君言委之以莝亦用韓詩義說文莝斬芻也委即餧字之消借餧猶飼也

頍弁

先集惟霰

韓詩曰先集惟霰○薛君章句曰霰英也文選十三謝惠連雪賦注○宋書符瑞志○御覽十二

喬樅謹案毛傳霰暴雪也義與韓異段氏玉裁

曰暴雪當爲霰雪之譌說文霰稷雪也俗謂米雪或謂粒雪皆是也馬瑞辰曰薛君章句以霰爲霙霙猶花也今俗以雪之先下而小者爲雪花卽韓詩所謂霙也或以雪花六出當之則誤以霰爲大雪矣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韓詩外傳四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人之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

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親比已之是用豈不謂過乎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亦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則異族之

人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王能愛其所愛闇王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敘云頍弁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

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今據韓外傳言惟明王能愛其所愛闇王必危其所愛而引大雅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及此詩二語爲證以見愛其所愛則能安社稷保子孫危其所愛則滅亾無日矣大旨與毛敘同

車舝

德音來括

〔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文選廿五劉琨荅盧諶詩注○又五十三陸機辨亾論注

喬樅謹案毛傳括會也釋文云括本又作佸會

也馬瑞辰曰韓詩釋括爲約束言以德音來相約束卽下章令德來教之意說文括絜也又栝檃也均與約束義同至毛傳訓括爲會者括會一聲之轉括訓爲會猶話之或作譮也會合與約束義亦相近箋以爲會合離散之人失之

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補）後漢書馮衍曰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李賢注）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韓詩外傳七）傳曰南假子過程本子本子爲之烹鱺

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鱹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喬樅謹案南假子說苑雜言篇作南瑕子鱹魚說苑作鯢魚又程本下舊脫子字下句亦同趙懷玉曰案下文稱本子則此處亦當有子字今爲補之

以慍我心

韓詩曰慍恚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慍字作慰馬融申毛云慰安也王肅申毛云慰怨也王義葢本韓詩馬瑞辰曰詩正義引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徧檢今本皆爲慰安也按訓安者是馬融義已見釋文訓怨者亦非毛傳之舊說文訦慰也據玉篇訦慰也亦作㤊訦卽婉之或體訦者順也訦可訓慰慰亦可訓訦毛傳葢本作慰訦也後人少識訦因譌而爲怨王肅遂以怨恨釋之耳說文訦慰也集韻類篇均作尉說文尉從上按下也从𡰥又

持火所以申繒也是尉本火斗之稱引伸為自上按下之通稱按者抑也廣雅抑治也與除義訓治同惟毛傳本作慰記也取慰按之義故箋以慰除其心釋之以慰我心猶前章我心寫兮寫亦除也此亦傳作記之證若毛訓慰為安為怨箋皆不得訓慰為除以申釋之正義乃以憂除則心安強合為一失矣至韓詩作以慍我心訓為恚者慍記怨古並同聲韓詩蓋讀慰為怨因遂以慍代慰耳說文慰安也一曰恚怒也怒疑亦記字之譌本當作一曰恚也一曰記也記

者毛詩恚者衆採韓詩也

青蠅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補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後漢書本傳注

構我二人

韓詩曰構亂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與韓詩義同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也

補 曹植貽白馬王彪詩蒼蠅閒白黑讒巧令親疏

賓之初筵

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孔融傳注○朱子詩集傳

喬樅謹案後漢書注引韓詩朱子集傳引作韓詩序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悔過之作宜從韓詩朱氏鶴齡通義曰若祇是悔過甞與衛風淇澳為類矣毛敘云刺時者武公於幽王之時入為卿士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姜氏炳章廣義曰以刺時之意為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沉湎於酒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韓詩曰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孔疏傳注

威儀昄昄

韓詩曰昄昄善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威儀反反傳云反反言重慎也反卽昄之省借爾雅釋詁昄大也玉篇昄大也善也玉篇昄善之訓卽本韓詩馬瑞辰曰毛訓重慎亦善貌也周頌執競詩威儀反反毛傳反反難也義與此傳重慎相成故詩疏亦以重難釋之

屢舞僛僛

補玉篇人部僛醉舞皃詩云屢舞僛僛

喬樅謹案毛傳云僛僛舞不能自正也此云僛

醉舞皃當是韓詩之訓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韓詩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孔融傳注

韓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四

魚藻

有頒有首

韓詩曰頒衆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訓頒爲大首貌與韓詩義異玉篇四頒下引詩云有頒其首頒大首貌一云衆也此兼採毛韓二義馬瑞辰曰按說文寡字註云頒分也韓詩訓頒爲衆葢讀頒如紛紜之紛

以義推之二章有莘其尾韓詩莘當讀辡說文辡辡衆多貌又說文燊盛貌讀君詩莘莘征夫亦衆盛貌文選高唐賦纚纚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萇曰莘衆多也案毛傳云莘長貌胡承珙謂此李善之誤以韓爲毛其說是也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

補 後漢書明帝手詔曰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李賢注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東平憲王傳

喬樅謹案與毛詩作于章懐所引當是據韓詩之文又攷白虎通考黜篇引亦作與鄭君儀禮覲禮注引此詩下文又何與之字皆作與是三家今文同也

觱沸濫泉

補 玉篇角部觱觱沸濫泉

喬樅謹案毛詩作觱沸檻泉此所引是据韓詩之文玉篇又云觱或作滭滭字亦韓詩之異文

彼交匪舒天子所予

韓詩外傳四問楛者不告告楛者勿問有諍氣者勿

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不隱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與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匪交匪紓鄭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鄭說與韓詩外傳引詩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合韓詩以交爲交接之意鄭箋即本韓詩爲說

便便左右

韓詩曰便便閑雅之貌釋文

喬樅謹案便便毛詩作平平傳云平平辯治也左傳引作便蕃左右平便辯皆以音近通轉正義曰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絶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韓詩訓便便爲閑雅貌者辯治有整暇之意故爲閑雅貌也

紼纚維之

韓詩曰纚筰也釋文○一曰纚繫也文選五十八顏延之宋元皇后哀策文

文
汪

喬樅謹案說文云筰筊也筊竹索也釋名云引舟者爲筰筰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玉篇云筰竹索也引舟竹筊也爾雅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郭璞曰繂索也緌繫也爾雅訓紼爲繂韓詩訓纚爲筰雖所釋不同而要皆爲維舟之索筰以繫舟使止亦以引舟使行今時行舟者猶然鄭箋言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亦主引舟爲說故云

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也然則韓以纚訓
筰又訓縏者筰以舟行言之縏以舟止言之皆
所以維持舟者兼二義也紼字韓詩無訓毛傳
云紼粹也與爾雅同正義引定本及集注以毛
云紼弗也與爾雅異馬瑞辰據說文弗大也玉
篇作紼紼从弗亦有大義故孫炎以爲大索喬
樅謂崔集注本訓紼爲弗弗猶戾也卽孫炎所
云戾竹爲大索是也

紼纚紕之

韓詩曰紕厚也釋文

旂樅謹案朏毛詩作膍傳云膍厚也說文膍或从比作肶玉篇肶字同膍膍本訓為膍胵又得訓厚者此與腹字同意皆引伸叚借之義也說文云腹厚也腹與複通月令水澤腹堅注云腹厚也釋文云腹本又作複膍與毗通毗厚也見節南山詩傳是其驗也

優哉柔哉亦是戾矣

韓詩外傳四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案此引詩優哉游哉游當作柔據卷八引定之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韓詩曰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後漢書章帝紀注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又〕曰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之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又〕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喬樅謹案荀子劉向皆以亡爲危亡之亡此魯詩之義也毛傳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亦與魯詩義同馬瑞辰謂亡當讀如忘詩蓋言

人之無良一方之人皆知怨之至於已受爵不讓亦訓無良則忘之也據韓詩外傳引詩言知於人而不能自知爲證今按馬說非也韓詩外傳引詩民之無良二句云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明訓亾爲危亡之亡與毛傳同義其云知於人而不能自知者乃以已對人言之釋詩言已之所以至于危亾之意非讀亡爲忘也馬說殆失檢耳

如食儀饇

韓詩曰儀我也釋文

喬檥謹案毛詩儀作宜釋文云本作儀儀宜古字通用儀通作宜猶義之通作誼也韓詩訓儀爲我者我與俄通說文我字注云或說我頃頓也是古文卽以我爲俄字又人部云俄頃也玉篇曰俄頃須臾也廣韻俄頃速也槩言之爲俄頃單言之爲俄荀子榮辱篇案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公羊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是也又通作蛾漢書班倢伃傳蛾而大幸集句引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俄與孔對文儀訓爲俄孔亦當訓爲甚皆所以申

言不亂其後之意也鄭箋釋孔爲甚之孔謂度

其所勝多少義與韓異

雨雪瀌瀌曣晛聿消

韓詩曰曣晛聿消曣晛日出也釋文

韓詩外傳四天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愼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

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illegible]　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窔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争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工說者立息十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堯舜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

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荀樅進案一天下起王聖人之得勢者三十九

字本皆脫佚今據荀子文補之

〔又外傳七〕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某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

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某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蠉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鬥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案外傳引詩雨雪漉漉見晛聿消見宜據釋文作
曣瀌宜從詩攷引作㬫今本外傳字並誤
喬樅謹案今本外傳是後人據毛詩所改也毛
詩見晛曰消傳云晛日氣也箋云日將出其氣
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讀見爲如字文
義與三家並異詳見魯詩遺說攷

莫肎下隤

薛君韓詩章句曰隤猶遺也文選十六陸機歎逝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莫肎下遺鄭箋云遺讀曰隨
謂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又荀子非相篇引

詩作莫肯下隧楊倞注云隧讀爲隨莫肯下隨
於人卽用鄭箋爲說隤遺墜隨古皆以聲近通
用盧氏文弨疑谷風棄予如遺韓詩作棄予如
隤故薛君云然今攷韓詩外傳七引谷風詩作
遺則薛君所釋確爲此篇章句無疑盧氏殆失
檢耳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韓詩外傳四〕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
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美自足以爲治
其言可以爲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故

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孫孫
道而不舍由之即治失之即亂由之即生失之即死
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
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
用憂

又曰君子大心即敬天而道小心即畏義而節知即
明達而類愚即端慤而法喜即和而治憂即靜而遠
達即寬而容窮即約而詳小人大心即慢而暴小心
即淫而傾知即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
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

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又曰〕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菀柳

上帝甚慆無自瘵焉

〔韓詩外傳四〕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君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入

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於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爲書謝曰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巳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

杼帥其黨而攻莊公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疕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乎上天曷維其

同詩曰上帝甚慆無自瘵焉

喬樅謹案慆毛詩作蹈傳云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按一切經音義引韓詩曰上帝甚陶陶變也變與動同義蹈從舀聲舀古聲如由陶讀如皋繇之繇聲亦與由同故通用蹈通作陶猶鼓鐘詩憂心且妯韓詩作陶又如江漢詩江漢滔滔風俗通山澤篇引作江漢陶陶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也禮記人喜則斯陶淮南本經篇云樂斯動動斯蹈蹈亦陶也廣雅陶化也淮南本經訓言

陰陽之陶化萬物陶化猶變化也蹈又通慆韓
詩外傳引詩下章作上帝甚慆而上引孫子賦
云云則慆亦變亂是并之意戰國策楚策又引
詩上天甚神王觀察云神者慆字之壞蓋傳寫
之誤不若陶慆蹈古同聲得通其義均與毛傳
訓動同也動者言其喜怒變動無常檢詩中心
是悼毛傳悼動也是悼亦得訓動與蹈同義若
箋訓爲悼病則失之矣喬樅謂韓詩蹈字作慆
明見外傳則作陶者必并韓詩衆經音義卷五
陶現下但引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不言爲韓

詩當是齊魯之異文異義見於他書者而元應採之以證陶現之爲變現耳馬據鼓鍾詩妯字韓作陶故以意定之然江漢詩滔滔風俗通引作陶陶應劭用魯詩者則安知上帝甚陶非魯詩之異文耶鄭箋讀蹈爲悼悼字疑爲齊詩異文悼病之訓當亦本於齊說馬以箋訓爲失據毛詩中心是悼傳謂悼亦得訓動不知毛於檜詩訓悼爲動者乃以動爲慟之消借非訓爲變動之義也惟以陶蹈慆聲近義通皆爲變動無常之意其說得之又趙懷玉外傳校本云崔杼

帥其黨以下十四字舊本脫佚今據戰國楚策補崔杼又不許五字舊本亦脫韓非子作崔子又不聽今依倣補之

都人士

喬樅謹案此詩毛氏五章三家皆止四章詩正義云襄十四年左傳引此詩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胡承珙曰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

裳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又
所引字亦小異疑同於三家然則三家無此首
章或後漢時逸之亦未必本無也

采綠

薄言觀者釋文

爾雅𦒱𧼴毛詩𧢢字作觀傳云多也正義云俗
本作𧢢𧢢謏也定本集注並作多攷爾雅釋詁
觀多也郭注引詩薄言觀者郝氏義疏以爲觀
聲同灌灌叢也叢聚亦多也今據毛詩作觀𧢢
卽後人據韓詩改之𧢢義亦訓得多說文𧢢爲

古文堵字覩從見者聲者從白𠂹聲𠂹古文旅旅有衆義故都从邑者聲義訓爲聚諸从言者聲義訓爲衆然則覩亦有衆義衆卽多也

隰桑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韓詩外傳四南苗異獸之鞹猶犬羊也與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侈質習貫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齕忘其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

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詩外傳四〕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又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瞅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卽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銖人同

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白華

泱泱白雲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英英韓詩作泱泱說文云泱滃也滃雲氣起也文選潘安仁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卽用韓詩語徐爰注曰泱音英李善注引毛詩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貌泱與英古字通六月詩白旆央央公羊宣十二年疏引孫氏說作帛旆英英是已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韓詩外傳曰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詩正義引侯苞

喬樅謹案毛傳云步行猶可也鄭箋云猶圖也王肅述毛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借為不可故也正義曰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毛說然則知韓詩訓猶為可其義與毛傳同鄭箋訓猶為圖葢據齊魯之說改毛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四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惟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不怒而威不言

而信誠德之王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又曰〕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又曰〕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又外傳七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孔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貍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淫其音參以某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案元槧本外傳作鐘鼓非

視我怖怖

〔韓詩曰〕怫怫意不說好也釋文

案說文引詩亦作怫怫從韓氏也毛詩作邁邁傳云不說也字異義同

喬樅謹案毛詩音義引說文云很怒也很怒卽不說好之義今本說文云怫恨怒也與陸氏所引小異段氏注云宜從釋文作很怒邁卽怫之叚借非有韓詩則毛詩不可通矣故許宗毛而不廢三家詩又廣雅亦云怫怒也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韓詩外傳四〕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

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進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緜蠻

緜蠻黃鳥

韓詩曰緜蠻黃鳥○薛君注曰緜蠻文貌 文選十一何晏景福殿賦注○又四十六王融曲水詩序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綿蠻小鳥貌與薛君訓異焉

瑞辰曰綿蠻二字雙聲說文緜聯微也廣雅緜

小也緜有小義故傳以爲小鳥貌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以緜蠻爲文貌案爾雅釋詁覭髳茀離也緜蠻即覭髳之轉益文采繁密之貌故韓詩以爲文貌當從韓詩說爲尤黃鳥本爲小鳥詩以喻微臣其義已顯不必更以緜蠻爲小貌耳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四〕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

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雅雅且也𩑶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